

庞天舒◎著



# 探险 神秘 之旅

一位军中女作家穿越  
罗布泊的手记

长江文艺出版社

617011

庞天舒 著

# 探险神秘之地

长虹出版公司

一位军中女作家穿越罗布泊的手记



C0369985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探险神秘之地：一位军中女作家穿越罗布泊的手记/庞天舒著. —北京：长虹出版公司，1998

ISBN 7-80063-029-3

I. 探…

II. 庞…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长虹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政编码：100035)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75

字数：200千字 印数：8000册

定价：12.00元

## 目 录

|                  |        |
|------------------|--------|
| 序 1 .....        | 罗友礼(1) |
| 序 2 .....        | 赵 遼(3) |
| 引 子 马背夫人 .....   | (5)    |
| 第一章 沙漠之约         |        |
| 太阳的土地 .....      | (12)   |
| 巴音郭楞的面孔和梦想 ..... | (17)   |
| 地质队的传奇家伙 .....   | (21)   |
| 王教授断下决策 .....    | (26)   |
| 梦回龟兹 .....       | (31)   |
| 奔向荒漠 .....       | (40)   |
| 第二章 篝火与黎明        |        |
| 戈壁滩最后的人类居所 ..... | (46)   |
| 张骞的使命 .....      | (52)   |
| 篝火与黎明 .....      | (57)   |
| 高贵的汗血马 .....     | (61)   |
| 天啊! 还在原地 .....   | (68)   |
| 远行的公主 .....      | (77)   |
| 站成坐标 .....       | (83)   |
| 第三章 迁徙与回归        |        |
| 罗布泊——我们的家 .....  | (88)   |

探险神秘之地——一位军中女作家穿越罗布泊的手记

1

|            |                    |       |
|------------|--------------------|-------|
|            | 盐壳上的第一夜 .....      | (93)  |
|            | 远去的厮杀 .....        | (98)  |
|            | 千万年不遥远 .....       | (107) |
|            | 水车在哪里 .....        | (112) |
|            | 迁徙与回归 .....        | (116) |
|            | 日日夜夜 .....         | (122) |
|            | 突厥与天可汗 .....       | (127) |
|            | 羊儿的乐园 .....        | (134) |
| <b>第四章</b> | <b>生存与繁衍</b>       |       |
|            | 斯文，赫定的行迹 .....     | (140) |
|            | 楼兰世纪 .....         | (147) |
|            | 地质队的兄弟 .....       | (153) |
|            | 古羌热血 .....         | (160) |
|            | 窖藏万年的盐湖 .....      | (167) |
|            | 生存与繁衍 .....        | (172) |
|            | “生离死别” .....       | (179) |
|            | 回到人类世界 .....       | (187) |
| <b>第五章</b> | <b>永恒的召唤</b>       |       |
|            | 扑进温泉 .....         | (194) |
|            | 遥望古城 .....         | (200) |
|            | 永恒的召唤 .....        | (207) |
|            | 夜回营地 .....         | (213) |
|            | 营地继续的故事 .....      | (218) |
|            | 成功的日子 .....        | (223) |
|            | 罗布的人们 .....        | (229) |
|            | 生生不息 .....         | (235) |
| <b>后 记</b> | <b>天堂的目光</b> ..... | (240) |

## 序<sub>1</sub>

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中将 罗友礼

解放军出版社(长虹出版公司)要出版庞天舒的长篇纪实《探险神秘之地》，是值得祝贺的事。庞天舒尽管是个军人，但毕竟是位女性，一个女性作家，千里迢迢，越过戈壁，深入不毛之地，最后到达奇险的罗布泊，这种果敢甚至有些献身意味的举动，不能不让人钦佩。这大概也是我答应为这部书作序的原因之一吧。

庞天舒的名字对许多人来说并不陌生，她15岁就发表作品，近些年来更是佳作连篇，屡次获奖。但我真正认识她却是在几年前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中，当时我是负责演习的指挥，庞天舒是参加并采访这次演习的惟一一位女性作家。坦率地说：当时对她的文字能力，我是没有疑问的；可是具体到写这样大规模的现代化军事演习，作为年轻而又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她，能不能驾轻就熟，我是有所疑虑的。可是，等她把稿子写出来送我看时，我的确有些惊诧，想不到部队歌舞团出身的小小年纪的她，竟把一场相当规模的演习写得张弛有致，声色俱到。从将军到士兵，从沙场鏖兵到战地小酣，着墨之处，无不精当。或许正是从这一次开始，我才对她有些刮目相看了。

再以后，她又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落日之战》，并且获得了第四届解放军文艺奖，再以后，她又出版了中篇小说集，还

有诗集、散文集。再以后就有人告诉我说：庞天舒去罗布泊了。我听了，有些意外，因为罗布泊在世人眼里不仅很神秘，而且还有点儿恐怖，有相当数量的人在那里失踪过，并且包括像彭加木这样著名的科学家。所以我以为庞天舒的这个举动是很大胆、很军人气的。当然也是让熟悉她的人有所挂牵的。

有所作才能有所为。庞天舒似乎属于那种敢作敢为的人。她披艰历险，很快就回来了，并且很快就写出了这部关于罗布泊的鲜为人知的现状与历史内容厚重的书。从她去罗布泊到写出这部书，时间似乎只是短暂的一瞬，可她竟又一次地收获了。难怪有人说她弱小的身躯里隐藏着强悍的生命力。她的强悍不仅表现为对艰难困苦环境的藐视，更表现为对寂寞劳神的文字创作的热衷。

评论这部揭示“死亡之海”历史与现状的书，这应该是评论家的事，我在这里想说的是：这不是一部人们常见的那种普通的纪实著作，这是作者亲历的，并且是一位女性作者亲历的，而且是进入“死亡之海”亲历的一段立体的现实。这现实既真实又奇幻，既平凡又跌宕；既大江东去，又峰回路转；既小桥流水，又惊涛拍岸。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里既有对现实的科学考证，又有对历史的严格探寻；既有文字表面体现出来的经历，又有文字深层蕴含的一种精神；既有对人与资源，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哲学思考，又有对战争与和平，历史与现实，理智与盲目的理性的追问。相信所有读过这部书的人，其感受都不仅仅是跟随作者经历了一次鲜为人知的异域探秘，更重要的是从中得到了历史的、民族的以及哲学、人类学和生态学多方面的启迪。或许这些才是这部著述的真正价值所在。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许多使部队指战员获益匪浅的精品书籍，本书的出版，为众多精品书目又增添了一枝奇葩。我写下这些文字，是为序。

## 序2

### 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 研究员 赵 逊

我没有到过沙漠，我赞美征服瀚海的人们的勇敢。

我是须眉，我崇敬巾帼奋战戈壁的豪气。

我不曾是解放军战士，我仰慕他（她）们的刚毅。

我是地质工作者，我为我的同行的献身精神而骄傲。

《探险神秘之地》，这篇出自一位解放军女作家之手的作品，像一块磁石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庞天舒，这位军队年轻而著名的作家，其著作多次获得军队与国家级大奖，这次我们邀请她随中国地质科学院钾盐研究队王弭力研究员等一行深入我国著名的“死亡之海”——新疆罗布泊无人区寻找钾盐矿，此次科考活动历时一个多月，他们饱尝风餐露宿，经历饮水危机和一次次的惊险，终于在罗北凹地找到特大型钾盐矿床。庞天舒把她与科学家们的亲身经历用白描的手法记录下来，动情地讲述了这些“面朝盐壳背朝天”的地质工作者的故事，他们均为当代最优秀的科学家，在城市拥有一流的实验室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但为着一份梦想和信念，义无反顾地走向生命禁区。作者认为他们选择的地质这个行当“绝对是战士的职业，告别城市和亲人，走向远村荒山，其中的悲壮和辉煌绝不比军人少半分”。作者尽情尽兴地投入到我们的找钾工作中，以敏锐的思维和一颗真诚的文学之心写下她的种

种体验和感受。通过此行，作者忽然感悟：钾矿对于国家固然重要，但最宝贵的要属这些科学工作者。

我国十分缺乏钾盐，每年要以4亿美元的巨款从国外进口，十几年来，中国地科院钾盐研究队与省局地质队密切配合，从察尔汗移营昆特依，又转战罗布泊，从一个盆地到又一个盆地，顶着似火的烈日，迎着肆虐的风暴，无数次地挑战生命禁区，为祖国辛辛苦苦地找着钾。目前，察尔汗超大型钾矿已投入开发；昆特依大型钾矿已经查明；在罗布泊，一个超大型钾矿正在被揭示，我国西北地区建设新的钾化工基地的前景已经展现。罗北钾矿的发现引起了社会各界、国家领导人及有关部委的关注和支持，国家计委、科委305项目办公室已将罗布泊找钾工作列入“九五”项目。

罗布泊地属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该州面积40多万平方公里，所辖的几个县虽然拥有广阔的区域，却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钾矿的发现，使西部的经济开发、兴旺不再是神话。

罗布泊已经死亡了许多世纪，沉寂了许多世纪，是这些科学战士从死亡和沉寂中踏出一条充满勃勃生机的希望之路。在这片贫瘠的沙漠戈壁上，作者亲眼目睹人类的生存是多么艰难！遥想罗布泊的过去，更加令人感叹不已，曾经的繁荣，今日的苍凉；曾经的生命绿洲，今日的死亡之海，曾经有多少叱咤风云的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多少辉煌的城池和文明，而今那些古老的故事已变为传说和神话被尘封在史书深处。这其中蕴含着多少人类学、生态学意义上的思考。作者倾洒了大量笔墨描写这片土地的历史变迁，古城兴衰以及最后被漫漫黄沙所吞噬的故事。文笔优美而深沉，向人们展示出一幅幅西部风情画。

庞天舒作为一名军人，一个女性作家，追随科考队员们，走过千里戈壁，深入死亡之海，这是一次生命的历险，我认为也是她的一次生命的升华和心灵洗礼。

## 引子 马背夫人

这是沙漠的一个黄昏，夕阳红嫣嫣地挂在西空，一望无际的大漠上，一支由骆驼和马组成的旅队正缓慢走行，这十几位行者除了两名当地的雇工，全部是衣饰华美的女人和孩童。白日的酷暑正在散去，暴虐了一天的热风也已经停息，沙尘落下，整个沙漠进入一日之中最安谧的时刻，微微的晚风渐起，吹送阵阵舒爽的凉意。为首的那匹通体红棕色的骏马上端坐着一位年轻的夫人，她身着宝石蓝色丝绸长裙，头戴同色的宽檐绸帽，一袭长长宽宽的白纱由帽后披拂下来，一直飘到马身，她耳挂奶白色羊脂玉耳环，颈上的项链和腕上的手镯均为名贵的羊脂玉。她那被白纱半掩的面容俊美端庄，此时正被落日嫣红的色彩打染得无比瑰丽，她怀中坐着个大约四岁的男孩，这男孩满头乌黑的卷发，光洁的小脸儿上闪动着两只大大的黑眼睛，漂亮得好像小天使。这会儿，这行旅人已从疲倦中挺直腰身，打起了精神，遥看她们旅途的终点——沙漠中的某个营地，那儿有她们的丈夫，而丈夫身后伫立的帐篷便是她们暂时的家。

前方突然扬起大股沙尘，隐约可见一伙人在仓皇奔逃，夫人立刻勒住乘骑，惊讶地望着，这伙衣衫凌乱、满面惊恐之色的本地牧民跑到女人们面前连呼带喊：

“不得了啦！乌斯满匪帮！他们就要来了！快跑吧！”

乌斯满匪帮，这在当时西部广阔的地域是个最恐怖的传说，他们身骑雄健的马儿，手摇弯月状的马刀，肩披黑氅，头戴黑帽，像一阵黑风一般掠来袭去，在沙漠上制造一起又一起灾难。匪首乌斯满杀人如捻死虫蚁一样随意。受惊的牧民跑过去了，追随着他们逃去的还有一些牛羊及狗们，它们似乎也感到厄运将临，落到那伙恶魔之手便不会活过今夜了。

女人们登时觉着自己陷入绝境，禁不住搂紧怀中的幼儿，她们绝望地看看身前身后坦荡如砥的沙漠，天啊，她们向哪儿跑向哪儿藏啊？！两名雇工更是惊慌失措，他们朝那位年轻夫人惊叫：“跑吧！夫人……我们就快没命了！……”

夫人端坐马背不动，眼目中闪出傲然之色，乌斯满的故事她闻听多次，但夫人在她年轻的生命里还从不知道什么是畏惧，她甚至想要会会这伙杀人不眨眼的匪帮，看看传说中的强盗们是不是真的生有三头六臂。于是，她提马前行，并对雇工和身后的女人们说：“继续走我们的路。”

“夫人！……”两个雇工几乎快哭出来。

女人们更是一步也不肯向前走。

夫人回过头，面容上浮现出一个嫣红美丽的笑靥，“都怎么了？”她轻声问：“一个乌斯满的名字就让你们如此发抖？”

夫人嫣红的笑容竟比将领一声威严的命令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小小的旅队又开始向前缓慢地挪动，两个雇工吓得躲在夫人马后缩着脖子碎步走着。

急骤的马蹄声自前方响起，并夹杂着尖利的呼哨，登时，大股的沙尘纷扬起来，夕日的光彩消失了，夕日似乎也不知去向。漫天的沙尘中，只见一条滚动的沙龙在快速地临近，在旅队面前猛然打住，杂沓的蹄声和刺耳的啸声也戛然而止，沙漠复归沉寂，纷扬

## 黑帽夫人

的黄沙在缓缓下落，下落着……两边的人渐渐看清了对方。

夫人望去，这乌斯满匪帮生有西部牧民的剽悍体格，黑髻黑帽，那把传说中的弯月刀或凶神恶煞般提在手中，或被恶狠狠地咬在口里，正中的匪首乌斯满则在腰间插着两把枪管乌黑的盒子枪，他胸臂异常宽阔，大块胸肌在黑髻中吓人地鼓凸出来，那张脸，用一切恶魔的形象来形容它都不过分，这张脸上的横竖肌肉凶暴拧绞着，深陷的眼窝里一对利目像黑黑的夜幕里跳动的两簇鬼火。他身下的乘骑亦是一匹马中的枭雄，出奇地高大，通体乌黑，长鬃披拂的马头如同雄狮一般，黑亮的马眼中似乎也有抹杀气和霸气。夫人看着竟一点未怕，一丝一毫的恐惧都没有产生，她用坦然沉静目光注视着这个名噪西部的强盗，这个沙漠中的魔鬼。大漠安谧得没有半点声息，时间仿佛凝结住，乌斯满和他的匪帮也用眼睛凝看夫人，夫人整个人所迸射出的文化与文明的气息使他们宛若望到了一个梦，一处沙漠中并不存在的海市蜃楼，一道虹霓。而夫人怀中那个漂亮无比的小男孩更令他们惊奇，蛮野竟在瞬时被文明征服，乌斯满匪帮们从夫人的眼中望到了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一个与他们充满血腥与暴力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天地，尽管，也许，乌斯满那颗大脑袋里想象不出那是个怎样的天地，人与人之间还能和谐友爱地相处？像阳光温暖着绿叶一样，像母兽用温暖的舌头舐舔小兽一样？也许世界除了血淋淋的厮杀，除了弱肉强食还真的有些不同的东西。夕日重新出现在西空，并且步入自己下落前最辉煌的时刻，浑圆而灿烂，整个西边的天上爆满它金红的光丝，那飘逸而下的红光流淌到沙漠上，淌出一条绚烂的大河。匪帮们感到自己忽然陷入天地间的一种最美好的氛围里，或者说，是面前这位夫人通身洋溢的人性之美和那个男孩纯净天真的目光赋予夕日这等非凡的内容。于是，匪首乌斯满做了个可能连他自己都觉着奇怪的动作：摘下他的黑帽扣在胸上，同

时低垂下光光的大脑袋向夫人深施一礼。这颗著名的大脑袋在八年后人民解放军的刑场上是怎样威风地摇晃着，行刑的口令下达，枪声响了，子弹冲出弹道，射进乌斯满那胸肌狼犬一般硬实的胸膛，竟然未打穿。乌斯满恶魔样的面孔滑出一个得意的狞笑，一位解放军连长走过去，由弹夹里卸下一粒子弹，用弹头在他的大脑袋上蹭了两蹭，再压入枪膛，一个准确的点射，西部的魔头才嘭然倒地，从而终止了西部沙漠的恐怖传说。

此时，乌斯满距自己的死期还有很长的一段时日，他抬起头，拨马前行，走过夫人的马前时，咧开嘴巴，露出一口好似某种兽类的白牙，朝天使般的小男孩抛出一个滑稽的笑。其余的家伙则学着军人的动作，向夫人行了个不大标准的军礼。



作者外祖母的青年时代

沙龙再起，沙尘裹挟着马蹄声和唢呐声一溜烟儿远去。

这是发生在距今 55 年前的一段真实经历，这位有着绝世美貌和勇气的夫人就是我的外祖母，那时，我的大舅王午城 12 岁，7 年后，他投身革命，一直是商业科技界的优秀领导干部；我妈妈王

曼力 10 岁，她于 1949 年参军，后来成为驰名舞坛的舞蹈编导家；我二姨王乃力 6 岁，以后她考入地质勘探学院，70 年代初去海外开拓，现在是一位成功的实业家；那个天使般的小男孩曾经长久地坐在敦煌的洞窟里凝望那些栩栩如生的飞天，这些古代瑰宝引导他踏上艺术圣殿，成为一名出色的雕塑家，他就是我的二舅王维力；本书将要写到的主人公之一——我的三姨地球科学家王弭力，那时她才刚刚一岁，而我，则要等到 22 年的漫长岁月过去之后才降临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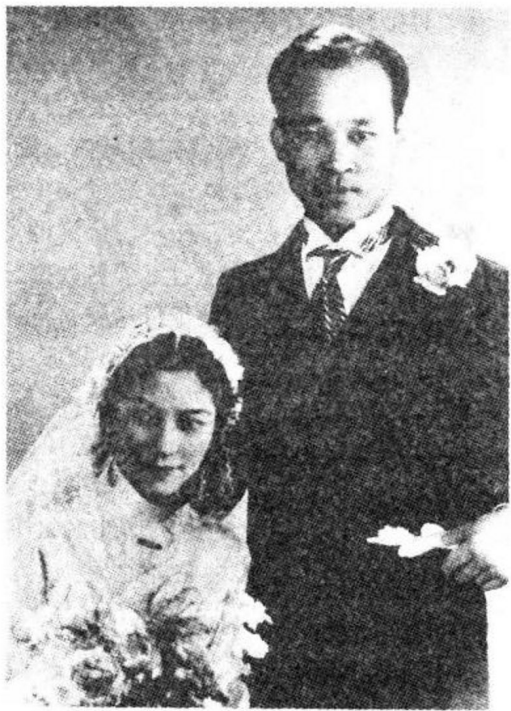
外祖父王竹亭教授 1935 年由美、德留学归来，就任西北铁路总局总工程师，他怀着铁路兴国的热望，带着妻儿走进西部荒芜的戈壁沙漠，整整 5 年，他把西部广阔的大地走得不再陌生，设计建成的公路和铁路纵横大漠之上，给远乡荒村输送文化和文明。那些岁月里，外祖母布置的温馨的帐篷是他们流动的家，也是全国很多去西部的有识之士最温暖的驿站。这些专家学者有后来享誉国内外的画家常书鸿教授，有现在台湾的前行政院院长孙运璿先生，政协副主席孙越崎老先生，著名教授曾昭伦、俞大钢夫妇，旅美女画家邵芳女士等人。外祖母这位来自北国冰城的名门闺秀，开朗快乐，美丽而勇敢，从踏上西北的那一刻就跨上骏骑，以一副飘逸的马上英姿出现在大漠之上，人称“马背夫人”。

西北沙漠并不荒凉，落日曾经怎样优美地照耀着这位多姿多彩的夫人，而夫人又是以怎样的情怀贴近荒漠？40 年代的那段往事已成为家人很少谈论的历史，外祖父在 1992 年的中秋之夜 88 岁高龄时仙逝，民间说法：在这个时刻逝去的老人都要升天为仙，外祖父去时宁静安详，守在床边的亲人以为他睡熟了，窗外的月亮又圆又大，明月照亮他的上天之路，可惜我们看不见他飘然而去的背影，我们这些身在尘世中的人只一味地哀痛他的不幸。外祖母在儿孙们无比的爱戴中度过了自己 83 岁的生日，她是位美

丽可爱的老人,在北京阜城门内的四合院里,每日仍旧精心地梳理打扮,并不认为进入人生的迟暮之年就该放弃生活。一院子的花木为她而郁郁葱葱生长着,她优雅的气质,愉快的笑容使岁月也绕开了她,让每一个远行归家的儿孙惊讶:“妈妈(姥姥),您真年轻!真漂亮呵!”我们都以她为骄傲,有了这位母亲和祖母,阜城门内的四合院成了世界最温馨的地方。我们都以为她一定能活过百岁,世界没有理由不爱这样的老人,因为她是这样的爱世界。但外祖母突然在1997年夏季一病不起,她迅速消瘦,不愿进食,整日仰卧病榻上,医生们摊开手表示无回天之力了。弥留之际,她的面容依旧挂着美丽的微笑,这微笑曾在半个世纪前令乌斯满匪帮俯首怯步,曾让闯荡西北的同仁们感到荒寂的大漠充满瑰丽的光彩,这笑容中蕴含着人类全部的最美好的东西和人生最丰富的内容。此时,她对守候在床边的儿女喃喃道:“我爱孩子,为了孩子我愿牺牲一切。”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依然怀揣一腔爱的情怀。

外祖母在夏天的



作者外祖父母的结婚照

一个普通日子里静静地去了，儿女们为她穿戴上她生前最喜爱的衣饰，画上最美的妆彩，摆放十数篮鲜花，我们相信她同样升天了，沿鲜花和爱铺就的上天之路缓行而去。

谁又能说死亡是生命的终结呢？

外祖父母，他们在人生最好的日子里去闯西部，他们把自己年轻的岁月奉给了西部，到今天他们的女儿王弭力把目光投向罗布泊并准备二闯这片死亡之海去寻找钾矿，他们的外孙女——我这个军队作家执意要追随，这中间有着怎样的血脉联系？除去科学家的使命、作家的责任外，仍有一份家族的传承，西部荒漠的气息已经深刻融进外祖父母的血液，我们通过遗传基因承袭下这份记忆，我们的心早已先于目光贴近了荒漠，甚至在我们的生命之初，血液深处就响彻着荒漠的呼唤。

我在一篇关于沙漠的散文里信笔写道：“沙漠是穿过迷蒙夜雨坐在旅途尽处的一位粗豪朋友，或者说，是一位对手，面前的小方桌上，摆着一壶浓茶，一副残缺的棋盘，腰间插一把铜锈斑驳的匕首，静候着你的到来。”今天，我们终于来赴沙漠之约了，这时，我的外祖母刚刚离去 60 天，外祖父已经故去整整 5 年了。我们乘飞机抵达新疆库尔勒，正午强烈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三姨说：“这就是大漠的太阳啦。”

# 第一章 沙漠之约

## 太阳的土地

如果我们把亚细亚大陆的中央部分，即东经 73 度 32 分 - 96 度 21 分，北纬 34 度 22 分 - 49 度 33 分，总面积为 166.36 万平方公里的地方，统称为太阳的土地，相信谁都不会反对。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额尔齐斯河向北走行很长的路段后流入北冰洋，塔里木河和伊犁河等 721 条内陆河在各自不同的方位上伸展着自己曲线优美的身躯，注入那些风光如画的大小蓝湖。连绵的高山环抱着盆地，而盆地则宁静地簇拥着沙漠。阳光炽烈地照耀这里，因为太阳，吐鲁番的葡萄沟出产世界上最好吃的葡萄，库尔勒的梨园结最香的梨子，若羌的绿洲出最甜润的大枣，阿克苏的稻田

探险神秘之地

——位军中女作家穿越罗布泊的手记

12